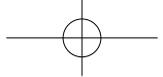


笛子协奏曲

苍

作曲：杨青
演奏：中央民族乐团
指挥：许知俊
笛子独奏：王俊侃





作品简介

一首古老的民谣衍化为一支生生不息的生命颂歌，这里有痛苦、有喜悦、有迷惘、有向往，更有对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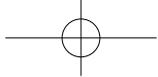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笛子独奏：王俊侃



创作时间：1991 年
首演时间：1998 年
首演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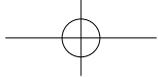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作曲家简介

杨青 作曲家。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音乐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作品：笛子与交响乐队《苍》，扬琴与打击乐《觅》，民族室内乐《竹影》、《倾杯乐》、《呢喃》、《招魂》，舞蹈音乐《伊人》，民族管弦乐音诗《潇湘风情》，女高音与交响乐队《水中的舞蹈》，古筝独奏《悠远的回应》，民族管弦乐《雨·竹》，舞剧音乐《兰花花》、《白鹿原》（与张大龙合作）、《长恨歌》、《伏羲——画开天》、《嫦娥奔月》，交响诗《北京述说》等数十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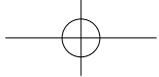


关于《苍》

杨 青

1992年初，笛子演奏家张维良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应他的邀约，1991年我创作了《苍》（笛子与管弦乐队）这部作品。1998年我又应台北市立国乐团邀约，将《苍》改写为笛子与民族管弦乐队版。这部作品问世以来，获得许多笛子演奏家的喜欢，演出过的乐团有：上海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中国音乐学院华夏民族乐团、中央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日本新星交响乐团、夏威夷檀香山交响乐团等。

回想起这部作品创作与演出的历程，引发一些感悟，就此机会，略述些许。



一、关于“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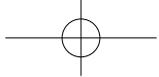
《苍》的音乐语言明显带有湘地特色，这是我较为熟悉、非常喜爱的音乐语言，但如何将一种语言凝练为一个短小的乐器、乐队语汇，使一种地方特色、个性特色凸显出来，还是颇费了我一些心力。一部作品如何将写作者的创意与思索简洁而透彻地传播开来，使听者心领神会，恐怕是作品成功很重要的前提之一。

整部作品的乐队语言以线性语言为主。独奏与乐队的线性对话、乐队中各乐器间的线性对话、乐队中各乐器组的线性对话，这是我对民族管弦乐队写作在那一时期的基本认识。我认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独特的色彩性就在于它每件乐器特有的音色个性，线条性的写作方式无疑是突出这一特性较佳与较为恰当的表现手段。

强调线性语言并不意味着否定非线性语言，在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一些某乐器组同时发声、几个乐器组同时发声、全乐队同时发声的和音纵合型音响。这种音响分为三类：1. 传统和声型；2. 多调叠置型；3. 跨八度齐奏型。他们与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线性语言形成有效对比，浓淡相宜、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二、关于“呼吸”

音乐的呼吸在于自然，写者自然，听者当然也就感到自然。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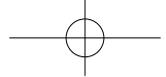
了自然之外，音乐的呼吸一定要有个性，什么是个性，写作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音乐作品听起来呼吸都很自然，但就觉得缺点什么，我总觉得可能缺的就是“呼吸”的个性。

音乐的呼吸从何而来？大约有这么几个渠道：1. 从西方的音乐呼吸结构习性而来；2. 从东方的音乐呼吸结构习性而来；3. 从中国的音乐呼吸结构习性而来。说到中国的结构习性，分支颇多：戏曲音乐呼吸结构习性、琴曲音乐呼吸结构习性、打击乐套曲音乐呼吸结构习性等等。其实无论从哪种渠道而来，关键还在于自然与个性。

《苍》的写作在音乐呼吸的个性方面还是下了些功夫的。听者在音乐行进的张弛之间，产生一种意外感、紧张感抑或满足感，这样的张张弛弛其实就是写作者本人独特的音乐呼吸个性与音乐呼吸感觉，这样的感觉很难言传，恐怕只能意会，写作者本人也很难用语言或文字来阐释它的来龙去脉。当然，音乐的呼吸个性不仅仅体现在整体时间、速度、快慢、强弱等的把握上，同时也体现在乐队各件乐器、各个声部的行进之中，乐队内部音响的浓淡、松紧对比，极易被听者的听觉感官下意识、直觉地捕捉到，进而产生刺激人的情绪与情感的力量。

三、关于民族管弦乐队

《苍》这部作品有两种版本，当由西洋管弦乐队版转化为民族



管弦乐队版时，作为我来说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植概念，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写。

民族管弦乐队的陈述与西洋管弦乐队的陈述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首先，音色感觉完全不同；其次，演奏语言与习惯大有不同；此外，对声音音响的本体追求也有明显差异。这些不同，进而产生了两个乐队不同的声音审美追求。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形成自己的乐队结构与乐队音响框架，不论这一框架还存在着怎样的缺憾，但确实已经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这批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听众的青睐，常演不衰，就在于这些作品迸发出了中国独特的声音，民族管弦乐队就是这一独特声音的最恰到好处、最有意味的传播载体。

《苍》在转化为民族管弦乐队语言时，在演奏习惯、演奏风格、声音韵味、音响分层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仔细考量。乐队很多部分都进行了重写，重写的目的就是要使其符合民族管弦乐队的声音特性，在审美层面力求变幻出一种新的音响面貌。这一努力，得到了许多笛子演奏家与乐团的认可与赞赏，我很欣慰。